

民 國 駭 聞



行 印 閣 霞 棧

民國八年九月初印

民國駭聞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版權
所有

編纂者

海虞虞公

校訂者

海虞襟亞

印行者

襟霞圖書館

發行者

各大書坊

民國駭聞目錄

百歲老翁自壽詩

百歲老翁壽考終命

新殺子報

奇怪兄弟

挖睛

土知事

好教員

長春姨太

社神娶婦

吃醋教員

買辦總長

神騙

赤鼻

陸參謀長

白雲觀道士

南北不和

屋上之穿山甲

討債鬼

秋瑾

殺子

吉林車中

一省四督軍

司法爭座位

嫁神

鍊銅廠私賣廢銅

女鬼作祟

兩女同溺

知事罪惡史

京報案之黑幕

土匪竟有節烈妻

奇妬記

死而復蘇

惡僧

蟒珠

滑頭報館

銀行經理受辱

死了兒子

莫干山奸商

護身奇器

捕獺

捕蛇

畜蠱

殺虎毒水

天蠶絲

吃狗肉斃命案

離奇被毒案

哈爾濱之社會蠹

貪墨

皖政燃犀

兵匪爭風記

學生風流史

金陵迷信談

金陵騙局談

民 國 駭 聞 目 錄

四字三萬元

惡鬼與新娘拍照

民國駭聞

海巫虞公甫纂

百歲老翁自壽詩

湘人李子榮。賓鳳陽。陳嘉言。賓玉瓊。王香余。賓燕敖等。爲百歲老人賓緯齋先生。發出徵詩啓云。

衡嶽老人賓緯齋先生。今年百歲。豐鑠如常。慈善性成。且耽吟詠。茲特錄其自壽百歲七律四章。如承賜和。請交省垣土硝總公司。或直交衡山南城震益恆轉寄。以便彙刊成帙。藉博鴻詞。以彰人瑞。原作附錄於左。

(一)平生仰仗老蒼天。予我期頤壽算綿。欲續先芬慚薄德。(先太高祖景仁公性好施與衡郡謝太尊親至其門題久德昌世四字)還期後嗣荷薪傳。(膝下曾玄一百七十餘丁常以不墜家聲相策勵)螺杯醉酒孫扶杖。

蝸舍吟詩客滿筵。可笑虬松存古貌。盤旋高處鶴長眠。(一)漫誇五代歷同堂。上賴先公世澤長。(先祖壽九十一歲。先父壽九十三歲。均眼觀五代)渥寵已蒙頻賜錫。(宣統元年曾奉旨旌表三代五世同堂。並賜松蟠椒衍四字)新朝奚冀複褒揚。冰霜不敢催人老。風月何妨任客狂。莫說延生真有訣。側身天地過時光。(二)幸無嗜好擾精神。脫却繁華最率真。老眼雙清除俗障。(七句以後看書寫字至今不假鏡光)畸蹤遠引隔囂塵。(足不履城市近五十年)摧殘世局今非古。亂後人才屈亦伸。愈健愈愚已不管。時時注意筆頭春。(四)詩草紛紛散佚多。(拙稿名醉餘詩草散佚不少)著書歲月任婆娑。白雲深處家常在。(家住于宇白雲)翠竹環居節操磨。蠹簡繙殘憑玉几。鴉軍揖別倒金戈。(去年身士入室。余看書倦睡。既而驚醒。見余垂老甚爲接洽。揖別而去)倘能補入香山會。推我年高是老哥。

百歲老翁壽考終命

南鄉白石港地方有沈鴻儀者。年已一百零六歲。精神康健。如五六十歲人。親見五代。合計子孫曾元有三百餘人。並未分產。作七處安居。均是務農爲業。惟白石港係沈鴻儀發祥之地。其屋甚寬廣。子孫團聚而居。共蓄耕牛七十餘頭。雖非巨富。家亦小康。而沈年雖逾百歲。且常與曾孫元孫輩出外牧牛。終年無病。昨當生日之期。忽傳諭家人曰。今年生日。所有子孫曾元均要齊集。余恐於是日要終天。藉此一別耳。至是日。所有子孫曾元人等均齊集一屋拜祝。沈吩咐不許退散。命均立堂中。候我有話說。於是在房中將身洗淨。將所有壽衣壽帽壽靴穿戴。行至堂中。坐於椅上。囑云。予落氣時。不要號哭。余今日接任石頭龍土地事。此後家中人等。總宜照余在日和睦過日。上天自有好報。去年余家之不遭兵災。亦余一生和氣致祥之報。說以此。忽然

往後一仰。登時氣絕。家人均謹遵遺命。不敢啼哭。惟各籌備喪事。入棺後。方各盡情舉哀。若此老者。所謂福壽全歸也。

新殺子報

寧波婦人龔周氏。年二十四歲。其夫龔達。患病不起。周氏因無依靠。遂將所生三歲男孩貴忠。交由伊姑撫養。自以出外幫傭爲由。與開設倪貴記木作之倪貴發姘識。與倪之妻倪周氏同居同住。一日。龔周氏忽將其子貴忠。領至倪處。自行撫養。嗣龔周氏又有外遇。爲倪所聞。向之詰責。該氏疑貴忠漏言。將其終日敲打。而該孩忽患紅痧症。倪亦並不延醫診治。及其妻百般虐待。又經該氏將孩手指咬去二節。因之氣絕而死。倪正擬備棺收殮。當爲鄰人不服。密報孩之叔父龔阿雪。及龔才寶等。到來阻止棺殮。告知地保。報告警署。警署以事關人命。至爲重要。立飭長警將倪舉發。龔周氏倪周氏一併

拘解到署。並派員蒞場相驗。委係該孩手指。生前被人咬去。且遍體鱗傷。幾無完膚。遂將龔周氏等處以傷害人命之罪。說者謂彷彿一齣新殺子報云。

奇怪兄弟

住居上海高高廟附近望道橋之張任。年逾花甲。向在製造局充當工匠。忽一日。來一南京口音者。攜帶一妻一子。年約四十餘歲。托其戚孫姓者。介紹引見。自言姓楊名天福。係與張任爲同胞兄弟。父親在日。私生在外。以致流落南京。爲楊姓義子。今特地來滬訪親認族。意欲與趙瓜分租屋等語。張本愚懦無知。一時手足無措。而楊等竟登堂入屋。從容安居。張以父親在日。素性誠篤。並無在外私生子女情事。鄰里戚友。咸知忽有此事。驚駭異常。擬卽投報警局。被孫姓者尼止。聞至今仍同居一室。誠怪聞也。

挖睛

浦東川沙縣境。唐慕橋地方。鄉民沈蔡生。被其母與妻。唆使流氓。挖去雙目。一時傳爲駭聞。有人代抱不平。報告該縣賴知事。查明此案真相。緣有醫生某甲。先與沈母姘識。沈母故縱其子出外游蕩。後甲與沈之妻。沈之妹。均有染。忽被沈蔡生所知。時常歸家偵伺。欲得甲而甘心。甲以不利於己。乃密謀於沈之母與妻。下此毒手。將沈雙挖睛去。後甲卽逃逸。逍遙法外。賴知事詢得真情。當卽嚴行按法懲辦。一面通緝某甲到案。惟甲鴻飛冥冥。無從弋獲也。

土知事

寧垣某知事。久未補缺。頗爲困風。近將房屋賣去。得洋千元。乃操販土生涯。有姨太綽號黑牡丹者。十年前秦淮名妓也。裝束極爲闊綽。知事則改爲長隨模樣。帶皮箱一口。該箱下有夾層。裝螺絲四枚。可自由旋轉。煙土卽藏其

中聞往來津浦。已經數次。頗獲厚利云。

好教員

近日教育舉人物。販夫走卒。皆執鞭登講壇。負教育青年之重責。聞滬濱城校。今秋聘一冬烘先生爲國文教員。笑柄百出。不能枚舉。其所作學校銘一篇（做陋室銘）錄之。可見其不通之至矣。銘曰。孔子之徒。有德則芳。黃帝之裔。有才則強。斯是學校。爲吾儒光。溫雅娛翰墨。矯健嫻刀槍。文事以發達。武事而精良。可以作模範。固門牆。無風潮之鼓蕩。無習氣之殆荒。彪炳陳列寶鏗鏘讀書堂。弟子曰。何劣之有。卒閱一過。噴飯滿案。

長春姨太

長春前某局局長董某。納天津某妓爲妾。蕩檢踰閑。前年春。與商埠燕春戲園打鼓板名小盧者。有不正行爲。暴露遐邇。而著名善應酬之某局長。人呼

顧缺德者之妾郭三（現已下堂）亦與薛稽查有染，彼此標榜，肆無忌憚。是時有著豔名稱三姨太太者，係某長之終三妾（原名金媛媛）嘗與各妾觀戲燕春茶園。愛小廬之美丰姿，託董妾以枕席相薦。彼此聯爲一氣，醜聲四揚。事爲三姨太太之家長查知，乃禁之室中，不准外出。董某亦以勢力壓令小廬，不准在長春謀業。前歲之夏，燕春茶園缺鼓板師，託人向董關說，始准其復回。不知何時，董妾邀同人呼爲趙殃子者之妾女優金玉鳳。某陳軍官長之妾女優張桂紅三人，復與打鼓小廬爭相妍好。每假頭道溝某旅館爲幽會之所。該旅館內設西式澡塘一間，供外來客人入浴之用。因該處門戶嚴緊，又係單獨房間，一入其中，則與外邊隔斷消息。浴價過昂，問津者絕少。不知何時，董妾等竟找沒此處，賄通華人細崽，時與小廬在此幽會。遠近無不知之。不圖十月間，有省城某署科長，因大賣森林，被吉人排走之范某，與

某署之張某來長公幹。投宿大和旅館二號房間。范卽探知某某姨太太。來是處幽會。范本係無賴之徒。得此消息。乃告館中華細崽。若某某姨太太來時。可來告我。翌日。合當出事。董妾與金玉鳳共坐馬車來館沐浴。勢甚皇皇。是時小盧早已先到。及董妾與趙董入浴室後。華細崽卽報告於范。同至該浴室探視真相。是時張某亦到。彼此爭由鑰孔窺視。探見真情。乃呼令細崽打門。及房門開處。金玉鳳從旁脫身下樓而去。張亦隨之行。彼時樓下洋經理聞聲趕至樓上。見董妾與小盧跪向范某求饒。洋經理問因何故。報告其原委。洋經理聞言大怒。贈小盧一嘴吧。復問董妾家長係爲何人。董妾不敢實告。並問你們團體共有幾人。董妾則將三姨太太張桂紅金玉鳳諸人全盤托出。董妾旋爲范引至一小飯店。負其出資二千元了事。云烏乎。上流家庭。惡德之暴露。一至於此。